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千五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春風十里不如有你

賈美芳

吹面不寒楊柳風, 春風溫柔, 陽光明媚。我騎著電動三輪車, 帶著父母去野外踏春。我們沿著平整的環村路緩緩行駛。路邊的小河裡, 流淌著清涼的水。美麗的村莊因為有了水, 更加魅力; 路旁的楊柳因為有了水, 更加秀氣。楊柳搖著蟲子似的楊花, 在枝頭鬧春。那些柳樹, 甩著碧綠碧綠的枝條, 隨風起舞。麥田里, 人們都在忙著給小麥澆水, 也有人在給小麥噴灑農藥。

父母不時給忙碌的鄉親打聲招呼, 於是我們就停下來, 聽他們聊天。我微笑著, 眼裡卻酸酸澀澀, 因為在春光裡我又看到了你的身影。

順著我家門前的街道, 西頭是一條通往外面的小路, 小路的旁邊有一條小河, 小河的岸上有一行柳樹。春風吹來, 柳樹長出嫩綠的柳芽。小河的旁邊是一畦畦碧綠的蒜苗。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梳著兩個馬尾辮向上翹著。兩隻眼睛因為興奮和靦腆而不知所措地向上翻著。左手牽著比他矮一頭的小弟弟。

小弟牽拉著雙肩, 顯得憨厚可愛。兩個人第一次拍照的感覺是那樣的開心、可愛。那張老照片雖然已經很久不見了, 但它已經刻在了我的心裡。今年春天, 那副畫面在腦海裡無數次再現。

「春風一夜吹柳綠, 一池碧水映桃紅。」桃花開了, 一朵朵粉紅的花兒, 絢麗多姿。那樹下的油菜花, 已開出了星星點點的黃。三五天的時間, 定會展開。還記得前年的陽

春三月, 我們一起給母親做完生日。吃完飯後, 我們一起到村南的桃樹林裡拍照。你喜歡拍照, 你會拍照, 於是你就承擔了攝影師的角色, 為我們留下了一張張美好的回憶。那一次我們人最多、最齊全。也是在那一天留下了我們的第一張也是最後一張全家福。藍藍的天空, 潔白的雲朵。粉紅的桃林, 金黃的油菜花, 這些美好的景物依然在, 卻再也尋不著你的身影。

咱家的杏樹開花了。今天一進家門, 一股甜香迎面撲來。我顧不上進屋, 直接奔向杏樹底下。杏花兒一朵一朵地開放了。五個圓圓的花瓣兒聚在一起。黃色的花蕊, 散開一團。無數的小蜜蜂在花叢中飛來飛去。他們嗡嗡地叫個不停, 好像在訴說人間的悲傷。你聽見了嗎? 往年的這個時候。我們一定會站在杏樹下陪著父母看花、拍照。而今年, 杏花依然開放, 卻等不來你的身影。

梨花盛開的季節。咱們帶著父母一起去梨園看梨花。你讓父親爬上老梨樹。擺出各種姿勢, 拍下了一張張老頑童的照片。你讓父親和母親坐在梨樹下, 舉起手比成一個愛心。他們笑的是那麼的甜蜜, 笑容是那麼燦爛。而我們的笑聲震得梨花落下一大片。今年梨花即將盛開, 再帶父母去看梨花的時候。你又在哪裡?

「又是一年芳草綠, 依然十里杏花紅。」春天以不可阻擋之勢洶湧而來。春天到處充滿了朝氣, 到處都是新鮮的, 到處是生機勃勃。春風十里, 不如有你。在我的心裡, 你永遠都是我最親最愛的小妹。

如果你還在, 我們一定還會一起回家, 一起陪父母看花, 一起帶父母出去遊玩, 一起做永遠長不大的女兒, 一起做一回又一回真正的自己。

兩束幹花

彭霞

酷暑, 凌晨五點, 天空依然昏暗, 大地還沉浸在昨晚的睡夢裡, 暑熱仍未消退, 但城市忙碌的序曲早已奏響。遠處正在施工的高樓, 如巨人般矗立在半空。腳手架上幾點黑影, 如蜘蛛般貼牆移動, 從雲端裡發出的聲響, 傳出很遠, 驚擾著不少人的清夢。間或有早起的士車、賣菜的三輪車、跑通宵的長途貨車, 載著生活的重壓, 從城市的中心呼嘯而過。

當一切歸於沉靜時, 我從住地出發, 穿街而行, 趕著去上第一節早自習。城市的灰塵, 歷經一晚的沉澱, 浮在悶熱的空氣中, 令人很是壓抑。周圍較暗, 間或有車亮著燈, 從我身後飛馳而過, 我疾速而行。忽然間, 前面向樓著一個身影。走近才看清, 是一位年過七旬的老婦人。老婦人一手拎著大半袋撿拾的垃圾, 一邊彎著腰在路邊撥弄著什麼, 待再走近一點, 才發現是兩束有些枯萎的鮮花。鮮花包裝精美, 外層用精緻的塑料膜包裹, 再用彩繩繫著整個花束。老婦人放下垃圾袋, 弓著的身子湊得更低, 她伸手去解開那繫著塑料膜的綠帶。在完成如此精細的動作時, 她粗糙而有些顫抖的手總是不聽使喚, 綠帶好幾次從她手中滑落, 她有些懊惱地看向我時, 又迅速將視線調轉回去, 並將腰弓得更低了, 頭也紮了下去, 讓我難以看清她的面部。

老人應該忙碌了很長時間, 抑或走了很大一段路, 上衣幾乎已經全被汗水洩濕了, 瘦骨嶙峋的背部結構如同月球表面的山川地貌, 那彎曲的脊樑, 猶如透迤的大別山, 真是太瘦了。我從內心發出感慨, 並同情起老人來。我想, 老人的兒女一定不孝順; 抑或老人閒不住, 想通過撿拾垃圾來改善生活, 減輕兒女的負擔。就在我思索間, 老人早已解開繩索, 並將外層可回收的塑料膜和綠帶放入自己的垃圾袋內, 再將枯萎的干花放進旁邊的垃圾桶, 然後, 費力地將垃圾袋背在肩上, 緩緩離開。

一輛車從旁邊疾馳, 有風掠過。垃圾桶內, 枯萎的干花悄悄細語, 那嘲諷而傲慢的笑聲, 隨著滾滾車輪的聲響傳了出來。我能聽得到, 也能看得到, 那是一個年輕漂亮而又懂得浪漫的女孩。她常常能收到男友送的鮮花。

鮮花枯萎即扔。這樣的清晨, 也許她依然與男友纏綿在這幢高樓的夢鄉裡, 對那兩束干花的命運卻全然不知, 當然也包括對那位老婦人的。

春醃鹹蛋記

王浩涵

故鄉的春天, 桃花逐水而流, 嫩柳輕拂堤岸, 田間地頭, 綠意盎然。在這樣的季節裡, 家中總會忙碌起來, 除了播種希望, 還有一件不可或缺的事——醃鹹蛋。

醃製鹹蛋, 是故鄉春天裡的一抹特別風味。記得小時候, 祖母總會在春風送暖的日子裡, 從雞窩裡挑選出最新鮮的雞蛋和鴨蛋。這些蛋殼上還帶著些許泥土的氣

息, 是鄉村最質樸的印記。祖母先將蛋逐一清洗乾淨, 用溫水輕輕擦拭, 再置于竹篩中晾乾。晾乾後的蛋, 光潔圓潤, 靜靜地等待著下一步的蛻變。

接著, 祖母會準備鹽水。選用井水, 加入粗鹽, 按一定的比例調配, 鹽水的鹹度需恰到好處, 這全憑祖母多年的經驗。鹽在水中慢慢溶解, 水面上泛起細微的漣漪, 彷彿也期待著即將開始的醃製。有時, 祖母還會加入幾粒八角、少許桂皮, 讓鹹蛋在醃製的過程中, 除了鹹香, 還帶有淡淡的香料氣息。

一切準備就緒, 便是將蛋一一放入陶甕之中, 然後緩緩倒入鹽水, 直至完全覆蓋。再封住甕口, 用繩子緊緊紮住, 放置在陰涼通風的地方。這樣, 經過大約二十來天的等待, 鹹蛋便醃製成功了。

醃製好的鹹蛋, 有著難以言喻的魅力。輕輕敲開蛋殼, 一股濃郁的鹹香撲鼻而來。蛋黃呈橙紅色, 油汪汪的, 用筷子輕輕一戳, 便有金黃色的油溢出來, 看著

就讓人食慾大增。蛋白則變得緊致而有彈性, 鹹味適中, 與蛋黃的油潤相得益彰。

在故鄉, 鹹蛋最常見的吃法是配稀飯。清晨, 一碗熱氣騰騰的白粥, 配上幾片鹹蛋, 黃白相間, 色彩誘人。將鹹蛋黃用筷子碾碎, 與粥攪拌均勻, 每一口粥都帶著蛋黃的鹹香和油脂的豐潤, 簡單卻滋味無窮。或是將鹹蛋切成小塊, 與青椒一同炒制, 鹹蛋的鹹香與青椒的清爽相互融合, 別有一番風味。還有時, 祖母會將鹹蛋黃取出, 碾碎後加入肉餡中, 做成鹹蛋黃獅子頭, 那味道, 更是令人難以忘懷。

于我而言, 故鄉春日的醃鹹蛋, 不僅僅是一種食物, 更是一種情感的寄托。它承載著祖母的慈愛, 蘊含著家鄉的溫暖。每當在外地吃到鹹蛋, 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故鄉的春天, 想起祖母忙碌的身影, 心中便湧起一股暖流。那些關於醃鹹蛋的記憶, 如同春日裡溫暖的陽光, 無論何時何地, 都能照亮我心中的每一個角落, 讓我感受到家的味道, 感受到故鄉的溫暖。



文藝副刊

海韻



張光涵玉照



菲律濱鈔坑顏氏同鄉會賀

同心同德

旅菲石獅錦里同鄉會舉行
第二十二屆理事監事就職典禮

張光法宗長

張光森宗長

張光濤宗長

張金衍宗長

張祖新宗長

張光涵宗長

張英祿宗長

張建國宗長

張天築宗長

發展主任

秘書長

副理事長

副理事長

執行副理事長

理事長

名譽理事長

常務顧問

常務顧問

榮膺

誌慶

